

光耀门楣：华夏传播对沟通路径的社会学理解

吴 伟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之物,作为实体的门,既分隔了两个原本相连的空间,又沟通了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成为了社会交往沟通的一种媒介。作为制度化的门,又建构着儒家礼教中等级秩序的观念,是寒门子弟光耀门楣的精神依托,同时也组建了具有相同属性的群体身份集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担任着文化传播的功能。作为精神交往的门,一方面蕴含了分离与统一于一体的矛盾观,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总之,门作为传播的媒介,不仅诠释了其沟通内外、进行交流的本质,更是阐释了华夏传播中对于社会路径的共同理解。

关键词: 门 传播媒介 社会表征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门随处可见,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门无论是在建筑实体的功用还是民族精神的建构上,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有史以来,门就以其“出毕由之,入毕由之”的特殊性承载着历史的沧桑,《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的一句话:“谁能出不由户?”这便说明了门户在建筑物中的重要地位,是出入的必经之路。^[1] 古语有云:“双扇为门,单扇为户”,后世则将“门户”统称为房屋的出入口,因此门首先是作为建筑物的通道而存在。

不仅如此,作为建筑实体的门还具有遮蔽风雨、抵御猛兽、标志领域、分割空间等作用。据《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大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易经·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在此之前,大概是没有独立的门的意识,而有了房屋“门”便产生了,构巢筑屋正是原始社会中门意识的发端。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中,已经出现用木棍枝条排扎的门,既可遮挡风雨,又可以遮掩居寝。^[2] 同时,门作为一种标志,还具有划分空间的作用,标识着一个地域范围向另一个地域范围的过渡。在哈尼族的寨门文化中,寨门作为一个村寨的标志性建筑物,在地理上区分着“我村”与“他村”,“我族”与“他族”的界限。^[3]

事实上,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门,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门作为一种符号,具有社会表征功能,按照霍克斯的观点,“这是某种因自己和对象之间有着一定惯常的或习惯

的联想的“规则”而作为符号起作用的东西,”^[4] 在传播学的语境中,门不仅彰显着社会阶层的差异,又表现为一种群体身份的认同。

那么如何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理解门作为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媒介呢?门在传递信息,沟通内外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该如何看待门背后所包含的符号学价值?尽管对于门的研究,在建筑学、文学、社会学当中都有涉及,但是并无从传播学的视角中进行研究,没有将门作为传播媒介进行考察。因此,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维度出发,解读“门”这一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媒介,在人际互动、社会沟通、以及作为传播符号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同时也将门背后所包含的隐喻文化进行阐释,表明其对于传播的意义所在。

一、门里门外——作为传播介质的门

门是一种会说话的建筑,他不光可以告诉人们门里门外发生的故事,也可以告诉人们围绕一扇门的一段历史,通过门解开历史之谜。北京的天安门,记载了明清两代数百年的宫廷变故,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荣耀;长安城内的玄武门,见证了李世民兵夺权、成就霸业的开始,这就是门所承载和延伸的文化。作为传播的介质,门所具有的传播功能还不止于此。

(一) 建筑结构中作为通道的门

在建筑结构中,门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便是作为出入的通道,因此它的位置便十分得显眼。任何人经过这栋建筑,必先看见门所处的位置,门外的人要想进门,或者是门内的人想要出门,都必须经由门这一中介。在《管子·八观》中记载:

“宫墙毁败,门户不闭,外内交通,”^[5] 意思是院墙破损,门户无法关闭,内外之人便可随意往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门的存在具有了沟通内外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大多数建筑都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从帝王所居住的宫殿到普通百姓的住宅,往往都需要划分成不同的空间领域以适应不同功能的需要,此时门就具有了空间阻隔的作用。然而在某一空间领域向另一空间领域的过渡中,此时的门就充当了一种沟通桥梁的作用。作为通道的门,恰如其分地包含了分离与统一的二元对立关系。正如齐美尔所言:“门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层活动挡板,维持着内部和外界的分离。(正因为门可以打开,跟不能活动的墙相比,关闭门户给人以更强烈的封闭感,似乎跟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墙是死的,而门却是活的。自己给

自己设置屏障是人类的本能,但这又是灵活的,人们完全可以消除屏障,置身于屏障之外。”^[6]在《说文解字》中有记载:

“門,闻也。从二户相对,象形。”段玉裁注:“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7]说的便是门内外隔绝而又相通的作用。

(二) 门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

在建筑物中开辟通道,出入自由,本是寻常之事。但是在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看来,不仅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几乎所有事物都是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产物,或者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8]那么门所具有的符号意义,也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中不断被构建起来,并在我们的生活中持续产生影响。

中国古代世家大族中的门,建制宏伟,有身份的人家不仅会建造一个正门,还会在两旁建造两个侧门。正门通常是不开放的,主人和家丁出入都经由两旁的侧门,只有在婚丧嫁娶、或者祖宗祭祀这样重要的时候才由正门出入,彰显出门的神圣性和神秘感。

此外,人们还在门的装饰部件上做文章,将天、地、人的说法搅成一片,调浓了门的神秘色彩。门作为建筑物的通道,亦是与外界相连的节点,居住者最讲究出入平安,家宅安宁,因此在门上附以装饰,以求抵御来自外界的一切侵袭。《山海经》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因此桃木便带有了驱避妖邪的功用,最早用桃木刻成神的形象悬挂在门上,后来人们逐渐用绘画代替雕刻,并逐渐成为了镇妖驱鬼的一种符号。王安石有诗云:“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就是桃符在门上装饰物中所起的作用。^[9]在民间,人们还喜欢用门神进行装饰,以守卫家宅。最常用的门神形象有钟馗、秦琼和尉迟恭。唐宋时期,钟馗捉妖的故事广为流传,因此钟馗年画一年一度悬于家家户户的门上,及至明清时期,民间流传最广的是秦琼和尉迟恭两位门神,因其护驾有功,深受百姓喜爱,一左一右,双双画于门上,以镇妖邪。还有在门上挂“照妖镜”,悬八卦图,端午节在门上插艾草等习俗,也都反映了中国古人与神进行对话沟通,祈求家宅安宁的美好愿望。古人借由门及门上装饰物的符号意义,来作为人神沟通的介质,在这一场对话中,不仅建构了人神交流的文化语境,同时也表现了古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三) 门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

人际交往指语言符号(字、句等)和非语言符号(目光、姿势、体态、声调、面部表情及动作等)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共同理解的过程,也即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沟通思想和交流感情的联系过程。^[10]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过程中,门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构建起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化场域,使得一部分具有共同社会属性的人能够进行互动。所谓场域,布尔迪厄把它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11]但是场域并不等于某个固定的社会结构,也不等于静态的社会关系,场域的灵魂是贯穿于社会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实际的紧张状态。^[12]门本身并不作为媒介的场域而存在,但是通过门所构筑的群体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个小世界,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在闲暇的时候,当地人通常围坐在某家某户的门前,就周围新近发生的新鲜趣闻以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它的特点是灵

活且分散,几个人就可以组成这样的一个人际传播的网络,就在这样的模式当中不断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米勒和斯坦伯格认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目的就是要获得各种期望的结果,包括金钱的、肉体的以及社交上的回报。社会交换理论同样也认为人际传播的动力是自我利益。^[13]在中国社会中,门背后所隐喻的人际交往观念,也带有社会交换的色彩。中国古代的家庭建筑较大,由于走正门所需的时间较长,耗费体力,因此人们就在房屋的两侧或后面开辟一些小门,这也就是“走后门”的由来。后来,一些不光彩的交易都在后门发生,所以其含义又引申为用不正当手段,来达到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倾向于能在扩大自我的利益的前提下,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互动,这种可靠的回报性是将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纽带。

(四) 门作为社会沟通的媒介

门是建筑物的脸面,也是展现社会历史变迁的重要载体,门所承载的符号价值远远要高于他的实际功用。在门的开闭之间,反映了社会风俗的变化,讲述着门作为社会沟通媒介的纽带作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美好构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幅太平盛世的绮丽画卷,人人都可衣食无忧,人人都能够遵循最高标准的社会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了高度的信任,即使在夜间就寝,也可不用关闭门户,因为不会有盗窃乱贼,也就无需设防。^[14]此时的门便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写照,它建构起社会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消融了阻隔在人与人之间的嫌隙。但是这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也只能出现在大同社会。

门的开闭之间,也反映了民族心理的变化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自认为天朝上国无需进行对外贸易,且为了防止沿海的动乱,因此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将沿海一带的对外经贸活动全部停止,只留下广州一处可以进行货物买卖。清政府这种封闭自大的心理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主动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传递我们的声音,在对话传播的过程中建构我们的形象,掌控我们的话语权。在这个层面上,门具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沟通,体现了包容开放的中国态度。透过门的历史,不仅可以见证社会风俗的变迁,民族心理的变化,还可以从中窥探等级观念的演变,从而体味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交流机制。

二、门户之见——门的社会表征功能

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皮尔士^[15]认为:“按照符号与客观世界的表征方式,认知主体都是通过联想的思维建立符号与所指物之间的联系”,这就表明,一方面认知主体在对于符号对象的意义诠释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符号与所指称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共享特征,意义才会被符号所表征。“门”这一符号所指代的意义正是在社会生活的场域中被无数劳动人民所构建,并因其属性功能的差异的而被赋予文化上的深刻含义。

(一) 五门之制——宫廷之门显威仪

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孔子倡导“男女有别,上下有等,尊卑有序”的观念,就体现出等级制度在规范社会行为当中的作用,任何人都不能僭越礼法的约束。因此《论语》中记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佾”是古代奏乐舞蹈的编制，每行八人为一佾，不同身份对于享用乐舞的等级也有不同的规定。“天子礼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得擅自越级”，只有天子可享“八佾”的规制。季孙氏作为大夫只能用“四佾”，但却僭越等级享用天子礼乐，所以孔子才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声，强烈要求严惩这种行为。

孔子的这种思想，贯穿在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宫廷建筑中的门中，尽显儒家礼教中等级森严的色彩。“天子五门”是古代天子的最高等级，所谓的五门之制，就是指中轴线上的五段分割，是自皇城南门入宫所要经过的几扇重要的大门。《礼记·明堂位》记载，“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诸侯三门”，另外，汉代的郑玄为《周礼天官阍人》作注：王有五门，外曰皋门，二曰雉门，三曰库门，四曰应门，五曰路门，到了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有一段对于五门的解释，只是与郑玄排列的顺序略有不同。对于天子五门的说法，学界虽然仍有争议，认为周制天子是三门而非五门，但是由于郑玄遍注群经，影响深远，在多种注疏中反复强调天子五门之说，因此后世学者普遍采纳他的说法。^[16]这里我们不去考究是天子五门还是天子三门，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在这一建筑制度下形成的古代王宫最基本的建筑格局，代表了皇帝崇高的地位，显示出天子的威严，象征着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完全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一整套礼仪制度和礼教思想。这种制度，不仅传递出皇权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优越性，更是阻碍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机制，为封建社会的没落埋下了深重的伏笔。

（二）门第之说——高寒有别划等级

儒家的这种等级观念，不仅体现在皇权的至高无上，五门之制的礼法约束上，也体现在一家一户的门面上。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礼教所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必然要在家庭中得以遵循，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俗话说：“富贵看大门”，这种门脸意识，既属于上层社会，又是底层社会的一种生活经验。以门的大小来看这家的社会地位，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一种方式，有钱的人家通常会花重金修饰门面，以彰显所谓的“派头”，而贫寒人家就只能以“木门”、“柴门”遮掩，因此才有了“高门显贵”和“寒门子弟”的说法。

左思《咏史》，“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峨峨”一词便显现出高门大户的巍峨壮观。在北京城的四合院内，还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许多门制，文武官员的住宅门通常采用广亮大门，这种大门的形式是面广一间的房屋，屋顶为五檩四架椽的硬山作法，在门簪、门枕石部分都有木雕、石雕装饰，大门内，两侧面墙上用磨砖对缝做装饰，四周加上花边，在大门外两边的山墙墁头上也有砖雕装饰，这种规格也配得上颇有身份的人家了。此外还有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垂花门等形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才得以享用的。对于贫苦的人家来说，只能用木板制成门，满足最基本的安全防护作用，有的大门没有门扇，只架着两根圆木立柱立在那里充当门面，以此来充当区域分隔的界限，这种门也就被戏称为“光棍门”。

这种差异同样也体现在门的色彩与装饰上，古代皇宫的正门漆以正红色，寻常人家的大门不允许用这种颜色，因此杜甫有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反映出贵族人家和市井寒门之间的贫富差距。门最基本的构成就是门扇，古人为了将门板拼合起来制成门扇，就用铁钉将木板和横木

定在一起，这种铁钉的钉子头为了美观，通常做的比较大而光滑，因此称为“门钉”。主人出门之后要锁门，客人进门要敲门，因此在门扇上也就有了门环，古代称之为“铺首”。凡皇宫宫殿的大门上都是九九八十一枚门钉搭配金铺首，亲王府用九行七列共六十三枚搭配铜门环，文武百官依照等级高低，遵循严格的礼制。在门的制作材料上，与高门大户、朱门形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蓬门荜户、荆门茅舍。^[17]

敦煌变文集新书《下女[夫]词》，是一份珍贵的民俗资料。^[18]其中就有关于门的描写，“论女家大门词：柏是南山柏，将来作门额。至中门咏：团金作门扇，磨玉作门环，掣却金钩锁，拔却紫檀关”，门的富丽不仅在于团金磨玉的装饰，也在于用材南山柏，配有紫檀门闩。如此豪奢之门，竟不是普通人家可以想象。相比之下，贫寒人家的门则简陋的多，《礼记·儒行》中记载，“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用来形容小官吏的生活。刘长卿在《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中写道：“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可见这家的生活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因此“蓬门”、“柴门”也成为了寒门子弟的象征。

（三）光耀门楣——打破阶级固化之门

在隋朝以前，朝廷选拔官员采用九品中正制，只在世家大族中推荐官员，寒门子弟毫无出头之日，到了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通过统一的考试选拔官员，虽然这一制度也有一定的弊端，但却是现行制度下最公平合理的竞争方式。科举制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上升的通道，使得他们能够从打破门阀士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上层社会，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同时，金榜题名也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之始，儒家思想中有着浓厚的家族观念，做官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整个家族的门面，因此光耀门楣甚至成为古代寒门子弟光宗耀祖、为家族做贡献的唯一方式。很多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载才能考取功名，所以韩愈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读书人对于这种考试做官的热衷程度可见一斑，

所谓门楣，就是门框上端的横梁，具有支撑门户的作用，可以挂门匾、署门额。

门楣硕大，门户壮观，由于门楣处于非常醒目的位置，所以历来的建筑师们都非常重视对它的艺术装饰，以加强建筑的感染力。久而久之，门楣艺术就成了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形态的生动体现。^[19]

门楣就是人们对财富、权利、功名的一种直观表达，门楣是家宅的吉祥图腾，是家风家教的最好载体。古代按照建制，只有朝廷官吏所居府邸才能在正门之上标示门楣，一般平民百姓是不准有门楣的。1935年的《阳泉县志》描述当地的四合院：“若科第举人者，门前多置旗杆二，上下马石二；上任则不敢位置，分别富贵如此”，这就说明，即使你是大户人家，富甲一方，没有官面上的身份，也一样不能在门在标示门楣。

提到官职，一定要提到司马第，白居易当时被贬至九江，位在州郡别驾、长史之下，故作诗《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清时，大司马多作为兵部尚书之别称，而司马则成为州同、同知、左堂的别称。按《清史稿·职官表》云：“州同分掌粮务、水利、防海诸职”，从六品。因司马之职长期沿用，故民间有“司马者，非荣即贵”的说法。有些曾任过同知之职的官员，致仕后，往往在宅第前署“司马第”，以光耀门楣。^[20]官宦之家的府第，诸如“司马第”、“大

夫第”、“资政第”。为了彰显身份和光宗耀祖，主人就把“司马”、“大夫”、“资政”等爵位冠于府第。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成为了古代读书人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高中之后，皇帝会题写一块匾额，悬于门楣之上，这里包含了无数家族对光耀门楣的渴盼，以及无数学子求取功名、寻得仕途的重要见证。

（四）一门之内——门内的群体身份认同

隐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表达方式，任何一事物都承载了本不属于他，却与他相关联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生成就是隐喻，他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之中，又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莱考夫和约翰逊^[21]提出“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思维现象，是人类借助具体概念理解抽象概念的一种认知机制。隐喻将原始域的结构、关系、特征和知识映射到目标域之上，两域之间的映射由我们的身体、社会和文化经验促成。”

门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具有分割空间、沟通内外的基础作用，门内的群体所具有的凝聚力远远高于门外群体所具备的凝聚力。在这个意义上，门所隐喻的是具有相同社会属性的群体集合，这个群体内的所有成员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具有高度的身份认同。

家门基于血缘关系凝聚在一起。一门之内，“夫妻子女祖孙”共同生活者曰家。中国古代的家族观念盛行，家族内都设有祠堂，用以祭拜祖先，同时也以这种厚重的家族底蕴将各门各房的后辈子孙聚集在一起，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种基于血缘的纽带关系往往是最为牢固可靠的。清刘大槐《赠大夫闵公传》记载：“闵氏自庄懿司寇以来，家门贵盛，浙西无伦比”，显示出这种家门的兴盛与荣耀。

师门则基于契约关系凝聚在一起。东汉王充《论衡·量知》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正如韩愈在《师说》中所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弟子投入师父门下，便意味着选择了一种传承，双方基于契约共同承担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师父需要向弟子传授本领与知识，弟子则要言听计从，以传承、维护本门宗旨与道义为本分，以此形成一门一派的独特气质。师门的一大特征即是排外，任何人不能同时分属两个门派，否则便会背上“背叛师门”的罪名。

佛门是基于信仰的群体身份认同。在《佛学大辞典》中，“佛门”指的是“佛之法门、佛教之门，又做释门、法门、空门等。”佛门中人无论是在衣着服饰还是信仰观念上都遵循着佛门的规范，他们身披袈裟、手持佛珠，头顶戒疤，吃斋念佛，专注研究佛理，信奉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以此标识他们与平常人的界线。1588年，62岁的李贽在麻城芝佛院剃发为僧，了却了其所谓“吾谓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的心愿。^[22]

国门是基于民族身份认同凝聚在一起。从地理上来看，国门是指出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边境口岸，在中国的边境上则有着霸气的九大门^[23]，从主权上来讲，国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象征。一国之人具有相同的法律权利和公民身份，具有共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基因，正是这些构成了一个国家区别于他国的文化地景。《孟子·万章下》记载，“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是说强盗在国都郊野拦路抢劫杀人，这样能接受他抢来的东西吗？后来改成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相应的意思也有了变化。

三、精神之门——门的精神意义探析

（一）分离与联系的辩证统一

门作为建筑物中出入的通道，是联系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纽带，门的开合，体现了内外的分离与统一。《易经》中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4]关闭门户叫做坤，打开门户叫做乾，一开一闭叫做变化，有往有来而不穷尽叫做贯通。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理解，一种是静态中的门，乾坤代表着阴阳，“阖户”意味着夜深人静则关闭门户，“辟户”意味着旭日东升则打开门户，符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另一方面，门单纯作为一种“自然边疆”的概念应当引起足够的反思，门的存在并非只是划定界限，而应更加关注门中所蕴含的动态过程，门只有在开合的过程中才能建构内外主体之间的联系，使得社会机器处于动态运行的稳定状态之中。在《易经》八卦中，有开门、休门、生门、伤门、杜门、景门、死门、惊门这八门，八门在奇门遁甲的天时预测中极为重要，能够预制人世的祸福吉凶。在古代战争中，“八卦阵”的使用也比较普遍，这样布局的特点就是变化无穷，让人难以捉摸。正如《黄帝阴符经》中所述：“八卦甲子，神机鬼藏”。具体的门在什么地方，指代什么并不是固定的，根据不同的时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门的一阖一辟之间，正是体现了天地万物、道法自然的阴阳观。^[25]

在齐美尔看来，门恰如其分的充当了分离与统一的矛盾结合体，既以其分割空间、标志领域的功能在某一特定空间中阻碍了人际之间的交流，又以其开合的功能在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此种分离与统一的结合，也只有在门这一特殊媒介上才能呈现。

“在分离与统一的关系中桥梁倾向于后者……与此相反，门以其较为明显的方式表明，分离和统一只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人们在无穷无尽的空间切出一小块土地，按自己的感官认识在上面塑造出一个特殊单元。空间中，这一小块土地本身被联合起来，可他却与外界分离了。所以说，门在屋内空间与外界空间之间架起了一层活动挡板，维持着内部和外部的分离。”^[26]

钱钟书在《围城》中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样的围城是由墙壁隔绝起来，形成了内外的分离。城内与城外的地理阻隔，进去与出来的人性欲望，构成了对于与统一的矛盾世界，“围城”成为了人们深陷其中却又无法剥离的困境。相较于墙壁这一死板的几何形式，门的设置使得内外的交流机制更为灵活，也使得围城的实现成为可能。世上的人无一不站在门的里面和外边，通过门，门内的人可以走向门外，门外的人也可以进入门内。

（二）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划分

德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他指出，“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27]与此相对的就产生了“私人领域”，私人领域一般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28]我们常说的“关起门来谈话”，就是标志着私人领域内部的信任感。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有着严格的界

限,事实上,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所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有着天壤之别,在传播学者看来,产生这种界限的物理实体就是门,门不光占据了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流通道,同时也在社会意义上构筑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隔。在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凯特·肖邦^[29]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中,不同场合的门被赋予了不同象征意义,用以推动故事的叙事情节。当女主人公马拉德夫人初闻丈夫死亡的“噩耗”之时——“当哀伤的风暴逐渐减弱时,她独自走向自己的房里,关上了门”。在走进房间之前,她曾放声痛哭。在姐姐和丈夫的好友眼里,她的悲伤来自失去丈夫的痛苦。但是,在阻隔了他人的视线和想象的门的另一边,马拉德夫人的却暴露出他的真实感情,他终于摆脱丈夫的阴影,可以独立的、自由的进行生活。显然,门在这里展示了他的空间维度,意味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水岭。

17世纪末期,英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通过了《权利法案》,确立了启蒙思想家洛克所提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国家不能干涉公民的私有财产。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讲到:“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句话中展示了一种平等的思想,财产权的法律保护不以其身份地位的悬殊而有差异,即使是最穷的人,也可以在他的小屋内对抗国王的权威,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就连国王未经他的允许也无法踏足他的私人领域,门里门外构筑了清晰的法律权利和法律地位。

在互联网环境下,门所构筑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在很大程度上被逐步消解,以网络为依托的各种“门”事件,就是将私人领域的事务引入公共领域,从而引发一系列争议。例如“艳照门”中明星的照片都是在私人场合下拍摄并由私人秘密收藏的,属于典型的私人事务,但是一旦通过网络媒体在公共领域公之于众,这些艳照就迅速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30]这种本来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事务因媒体的炒作而被引入公共领域,获得了可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既使得私人领域的神圣性被消解,也使得公共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其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和民主内涵。

四、结语

门所表征的精神世界内涵极其丰富,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媒介,不仅建构着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话语体系,同时也传递了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对话交流机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底蕴也为中华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门的哲学反映出了阴乾坤阳的无穷变化,昭示出分离统一的自然法则,彰显了海纳百川的磅礴胸怀。

随着时代的发展,门中所隐含的一些观念正逐渐被新的时代观念所解构。例如门所隐喻的等级观念,是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并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已经没有了门户之见,所谓的门当户对,也不过是男女双方拥有共同的人生旨趣与价值追求。一些以门为依托的社会风俗也应当摒弃,例如走后门的行径,对于风清气正、公正透明的社会秩序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注 释:

- [1]岳婷婷.平遥古城的门文化[J].建筑,2017(19):67-68,70.

- [2][14]吴裕成.中国的门文化[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6-7,192-193.
- [3]周淑雅.仪式视角下的哈尼族寨门文化研究[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18.
- [4]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31.
- [5]管仲·管子[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 [6][26]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1:4.
- [7]焦利源.汉字中的“门”文化[J].海外英语,2017(17):200-202.
- [8]刘保.作为一种范式的社会建构主义[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06,25(4):49-54.
- [9]姚慧,杨萍惠.传统建筑的门文化意象[J].文博,2006(3):40-43.
- [10]陈会昌.中国学前教育百科全书:心理发展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5.
- [11]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 [12]丁莉.媒介场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场域[J].青年记者,2009(16):65-66.
- [13]迈克尔·E·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
- [15]陈惠玲.皮尔士符号学与西方美学[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3.
- [16]孔华,杜勇.清华简《皇门》与五门三朝考异[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2):48-54.
- [17]楼庆西.中国建筑的门文化[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32-34,54-57.
- [18]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M].天津:天津出版社,1994.
- [19]白文明.中国古建筑艺术第四册材质.工艺[M].济南:黄河出版社,1999:1028-1124.
- [20]陈有辉.黄姚古镇传说[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47.
- [21]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22]李贽焚书[M].中华书局,1961:157.
- [23]我国边境上的9大国门,全世界最霸气[EB/OL].http://m.sohu.com/a/247410355_100220633.
- [24]李振宏.四库群经名言名典[M].2005:213-214.
- [25]梁励园.中国传统“门”文化的空间表现和哲学含义[J].广东建材,2009(03):170-172.
- [27]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28]田静.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从历史到现实[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25(7):77-80.
- [29]崔玉梅,夏宏.“门”的空间、时间和社会维度——论《一小时的故事》中“门”的象征意蕴[J].逻辑学研究,2006,26(7):56-58.
- [30]陶东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双重危机[J].青年记者,2008(7):57-57.

【责任编辑:刘君荣】